文山題跋
石門題跋
遺山題跋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文山題跋

文天祥撰

本館據奇晉齋叢書本影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文山題跋

文山題跋

宋廬陵文天祥履善撰
平湖陸　烜子顯訂

敬書先人題洞巖觀遺墨後

按先君作此詩時天祥甫七歲後十五年知觀任道士始摹本以來又越三年以次道士朱山月復爲軸以相遺維先君子天韻冲逸神情簡曠使一日脫人事之累黃冠野服逍遥林下眞所甘心焉

爲子不德使先志不獲遂捧軸却立爲之泫然

跋曾子美萬言書蒙名士倖

菊坡天人文溪菊坡樣人菊坡不可作已願見文溪五仙如在天上寶辰夏五集英殿賜某等進士第入局一日同年曾兄子美來訪議論慷慨知非凡人扣其所宗則傳菊坡法衣容文溪講席者也當布衣時春宮一疏已能發菊坡之所欲言他日爲天子御史直氣凜凜必能赤文溪幟悠悠風塵

安得若人寶祐丙辰書於期集所

跋李景春紹興萬言書藁

吾鄉布衣李君景春上書於紹興累累萬言盡疏閭閻隱微之故可謂知無不言矣厥亦惟我高宗皇帝仁厚惻怛勤求民瘼是以旁通下情庶幾古者詢于芻蕘之遺意凡我有官君子暨於國人式克於勤讀君之言當時州縣間可嗟嘆者如此今之百有餘年孰知又有過於君所觀者識者於此

又重爲世道感

跋劉翠微罪言藁

崔子作亂於齊太史以直筆死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書者又不輟遂舍之崔子豈能舍書已者哉人心是非之天終不可奪而亂臣賊子之暴亦遂以窮當檜用事時受密旨以私意行乎國中簸弄威福之柄以鉗制人之七情而杜其口胡公以封事貶王公送之詩陳公送之啟俱貶檜之窮凶極

惡自謂無誰何者矣而翠微劉公猶作罪言以顯刺之公固自處以有罪而檜卒無以加於公噫彼豈舍公哉當其垂沒凡一時不附和議者猶將甘心焉公之罪言直未見爾由此觀之賊檜之逆猶浮於崔而公得爲太史氏之最後者祖宗教化之深人心義理之正檜獨如之何哉公之孫方大出遺藁示余因感而書

跋繆上舍萬言論丁相大全詞案被黜爲沙溪塞巡檢

讀繆言詞案世固有如此寃事哉掩卷爲之太息

跋歐陽公與子綿衣帖

東坡跋歐陽公與其姪通理書云凡人勉强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眞僞今觀此帖綿衣之外一語不及其私以此見前輩心事未有不可對人言者

跋胡景夫藏澹菴所書讀書堂字

此澹菴所隸以與壽亭者也壽亭與澹菴爲累從

弟澹菴臨大難決大議不負所學於國爲忠臣於親爲孝子斯讀書之所致也公崇叙宗族復以讀書惠幸其弟固日使之有所顯揚也於其先與有榮焉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澹菴以之壽亭會孫景夫世其家寶澹菴眞墨徹堂而新之復其扁用詔於子若孫以追孝也考作室旣底法厥子乃弗肯堂景夫追斯責矣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藏脩於此者尚勉之哉

跋呂逢德所收平園文字

此石刻司馬文正呂正獻爲翰苑時贊書跋纂則鄉衮平園周公爲直院時手筆也平園此跋屬意於文正之曾孫淳熙距今幾年善本存否未可知而其刪改塗注初纂爛然則呂氏得之逢德以示余噫其謹藏諸

跋誠齋錦江文纂　知瑞州日作

誠齋當淳熙之季以少蓬出守距今七十有七年

矣某他日嘗讀道院集見所品題甚多及來此則先生一字之跡無復存者惟亭閣尙留其名而屋亦化爲烏有矣有則欵嵌老壓亦未知其爲當時屋否也一日得先生錦江尺牘一帙大率吏楷而爲先生手筆者四其三蓋在郡時作其一作於還朝以後而附諸帙尾者典刑遠矣於此尙庶幾見之嗚呼庚申一變瑞之文物燼燼十九脩復以來得十年間殘編斷簡不啻足矣而況出於七十年

之前者乎且方其文物具備之時此帙非郡之所得有收拾散亾之餘乃能有前日之所未嘗有斯不謂之益奇矣乎既勒諸石書以識之

跋崔丞相二帖

菊坡翁盛德清風跨暎一代歸身海濱當相不拜天下之士以不得見其秉鈞事業爲無窮恨今觀兩帖所稱規模意向局面話頭者則文武之道具是矣一朝踐其位固皆舉而措之者也後書論邊

計尤切是時楚叛矣而公以不得盱眙爲憂若不可終日者嗚呼寧知三十年後楚之餘燼復然而漣水之廹乃有過於盱眙者乎考引昔今爲之永嘆

跋李世脩藏累科狀元帖

國朝踰三百年所謂進士第一者何止百數披圖而觀某如何某如何夫人得而知之李君世脩先世多與其顯者游今其家藏墨蹟僅十數紙而其

可愛敬可鑒戒者已粲然可見李君又欲余語於其間不知後之視予又以爲何如也嗚呼是可不凜凜哉

跋李龍庚殿策

三代以下無良法取士者因仍科舉不能變士雖有聖賢之資倘非俯首時文無自奮之路是以不得不屑於從事而其所謂文蓋非其心之所甚安故苟足以訖事則已矣豐城李君彝甫有文學且

評所尊稱晚乃屈就南廡試名在第三衆共惜之門人好事者取君所對策刻諸梓予得而讀之君信能事矣然由君言之當時寸晷之筆何啻芻狗君姑借此說韋布蓋將有所行於時而豈以是爲有餘哉此非好事者之所得知也君非碌碌意積蓄必有深厚故予獨探其心表而出之

跋王元高詞科擬稾 號稼村後國正添倅

我朝言治者曰慶曆元祐乾淳厥亦惟歐陽子蘇

公兄弟周益國三洪氏以其宗工大手掌朝廷文字以爲繅籍粉澤功光當時垂休無窮豈曰小補之哉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而尚論其盛則其渾厚醲郁光明俊偉百世之下想望風采必於斯文乎是稽傳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徃時有博學科有宏詞科士各知所崇尚近世此學寖少於是而小詞科之制立其望於人甚約也而應令者迄亦落落人才於是少衰矣豫章

王君義山元高自爲舉子時獨有志於此國家大制詔令擬諸其形容者叢鉅册其能出章逢佔畢之士矣元高登進士乙科調永州司戶參軍意若不自滿課卒業以大科致身乃已予謂元高一命以上皆將有世道之責子歸而求之他日中興太平之盛所謂號令文章煥然可述以與三代同風者安知責不在子而正不必曰吾不得志於進士而退爲是也元高欣然納之遂存其說於帙尾云

跋呂元吉先人介軒記後

巽齋先生曰徂徠石先生名介質肅唐公名介鄭公俠字介夫半山老人字介甫凡有取乎介者其人必可觀也予嘗評之徂徠之介爲孤峭質肅之介爲直方鄭公之介爲敢決荆公之介爲執拘三公之介純於天資荆公之介雜於客氣介則一而其所以介則不同也予獨悲夫强辨堅忍虚名僞行介甫以誤於其名以厲於其時至今天地易位

人極不立皆此介之流也徂徠不得爲諫官唐公爭新法不勝發憤死鄭以一跌碌碌州縣不復能自振迅介美德也三公得其純坎坷於當世彼其角血氣之私竊名譽之盛而遺毒迨今日而未已嗚呼僞行之誤人而直道之難行久矣呂元吉之先人名介軒予不及識其人諸君品題類以爲言和而行果色溫而氣剛然則是介也視前三君子有光焉然君止於布衣懷其耿耿不見於用則君

之所遇又爲不幸者雖然介在我幸不幸在天吾求無怍乎本心可矣何外物之較風氣淺薄其能刻厲矯揉以竊毅然丈夫之名者已不多見若夫以直自慰而毀方爲圓以就外物者多矣外物卒不可得而本心空自喪失是則介軒之罪人也元吉重念之哉

跋周蒼厓南嶽六圖

扶欹植傾補空續高吾欲觀於嵩恆岱華其放六

合於秋毫也邪

跋李孟博東山夢境圖

昔者得湘中老人誦黃老之詩於恍惚中者前輩謂其語非太白不能道今圖中武士所授孟博帙甚鉅庶幾亦有格力如此詩者列其中乎願出以示予當許君親見太白何但夢也然萬一太白訝其孫輕發藏寶或復遣六丁下問泄者書何在仍取以去君將無以爲東山鎮則不如勿出

跋周一愚負母圖

己未之變周君一愚家於狗咬石之下最先遇禍君從其兄負母越溪以逃妻子溺死不能救也事平君爲圖紀其狀諸公嘉其臨難識所輕重褒之不絕口予謂人子之事其親不幸而處人事之變急所急而緩所輕本心之不能不爾其於天則蓋非有一毫之增益也一愚之處此豈其欲以爲高哉正可悲耳嗚呼自狗咬石之失險江右之父母

妻子離散不知幾人覽君之圖豈獨爲其一家哭哉誰謀不臧一至於此昔魏陵繪襄樊之戰爲于禁屈伏龐德怒罵之狀將恥禁也彼禁敗事者見之宜發慚以死然龐憤憤就殞使其骨肉見所畫像尚復何忍君此圖一開卷當一流涕毋爲自苦予將請之轉示前之玩敵抽戍者使誤國者死有餘愧而君其庶少寬乎

題陳尚書昉雲萍錄

公守建陽人和政成皇曰來歸從臺斯榮我時在館望公珮珩公不我遐我德公誠公錄班如友朋公卿維公下士敬附氏名

題中書直院劉左史震孫雲萍錄

忠肅公朔人以直節名一代今中書左史負沉厚剛峭之氣以朔名齋蓋於高曾規矩焉某始聞其風今見其人輒書氏名昭與潔也

跋辛龍泉行狀

昔予待罪館閣辛君應始改官受龍泉來訪予語以山川風俗之故君離坐傾聽若謹識之他日予持節君適在部內知君廉且明於縣百姓有恩也會予罷歸後來者於予尋仇幾累君賴仁聖在上君與予俱得免去年予忝爲郎君來受倅相見甚歡俯仰且兩年君季子過予則知予去國未幾而君逝矣君仕宦淮襄間勤勞辛苦德於人者深予生晚不及悉龍泉於父母旁國予親友在焉能言

君終始無一日簠簋帷簿之跡事實而有證予是以信君之爲賢悼君之不可作也君季子以君狀示予捧卷三讀爲之哽塞

跋蕭敬夫詩藁

累丸承蜩戲之神者也運斤成風伎之神者也文章一小伎詩又小伎之游戲者秋屋蕭君自序其詩乃有不克盡力之恨昔人謂杜子美讀書破萬卷止用資下筆如有神耳讀書固有爲而詩不必

甚神予謂秋屋藁亦云可矣顧何足恨哉予聞君之爲學沉潛堅忍其自得者深充而至之有耿耿詩之上者

跋李敬則樵唱藁

三百五篇之詩間出於田夫野叟之作當時樵者固多能詩自晉唐來詩始爲一道而作者有數矣今李敬則莊翁於詩太用工力然猶不敢自以爲傑謙而托諸樵今樵安得此可人其古樵之流亞

歟抑君嘗從蔡覺軒學庸齋復贈詩曰男兒不朽事只在自身心君生武夷山下此晦翁理窟山林之日長學問之功深君非徒言語之樵也身心之樵何幸從君講之

跋劉玉牕詩文

予嘗造玉牕之廬環堵蕭然青山滿戶眞詩人之資也唐人之於詩或謂窮故工本朝諸家詩多出於貴人徃徃文章衍裕出其餘爲詩而氣勢自別

予觀玉牕不特工於詩諸所爲文皆嘗用意而其爲人又魁梧端秀疑非久於唐人之窮其駸駸於本朝之風氣者乎玉牕劉氏名芳潤字元方五雲人

跋周汝明自鳴集

天下之鳴多矣鏘鏘鳳鳴雝雝雁鳴喈喈雞鳴嘒嘒蟬鳴呦呦鹿鳴蕭蕭馬鳴無不善鳴者而彼此不能相爲各一其性也其於詩亦然鮑謝自鮑謝

李杜自李杜歐蘇自歐蘇陳黃自陳黃鮑謝之不能爲李杜猶歐蘇之不能爲陳黃也吾鄉周君性初善爲詩署其集曰自鳴予讀之能知其激揚變動音節之可愛而已予亦好吟者然予能爲予之言使予髣髴性初一語不可得也予以予鳴性初以性初鳴此之謂自鳴雖然凡音生於人心其所以鳴則固同矣

跋胡琴牕詩卷

琴牕遊吾山所爲詩凡一卷或謂遊吾山如讀少陵詩平淡奇崛無所不有或謂讀琴牕詩如行山陰道中終日應接不暇詩猶山邪山猶詩邪琴牕善鼓琴高山流水非知音不能聽然則觀琴牕詩必如聽琴牕琴牕胡氏名日宣

跋趙靖齋詩卷

趙史君以靖名齋其與世澹然相忘而寄思於詩有冲邃閑遠之韻以靖爲受用也公殁其壻丞簿

段君哀其詩爲帙出示於人而公之所以爲靖者始復表暴由公之本心豈計後人之知已哉段君所爲其盛德之不可掩也然則其翕也固所以爲張也歟

跋王道州仙麓詩卷

讀仙麓詩詩材政自滿天地間也杜太苦李太放變踔厲憀慄從李杜間分一段光霽如長慶集中君尊臣卑賓順主穆仙麓疑其近之香山天資倜

儻樂易其居又有疏泉鑿石之勝與一時名輩爲
宮爲商九老圖中槩可想見仙麓屋九仙下其騎
氣御風風流正自相接至其當春陵龍蛇起陸之
際山牕畫永石鼎茶香微一日改其吟詠之度是
九倒囊矢破的無地不然也神人瑞士其氣爲清
淑者爲一故心常得其自律自呂之妙仙麓此集
宜與長慶並行無疑

題勿齋曾魯詩藁

勿夫子語顏以作聖工夫也作詩亦有待於此乎
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固出於性情
之正而後可曾君魯擇言未爲不精尙勉之哉

跋惠上人詩卷

齊已賦梅鄭谷爲改一字師不覺下拜予材不及
谷遠甚讀惠上人編不能措一辭然則谷不可於
齊已之不可予則可於惠之可

跋道士婁君復詩卷

余去年遊嶽麓下遇山人譚彌明出處謂八桂堯廟有彌明題墨在焉世見石門聯句高古奇崛謂是昌黎寓言今觀婁君三卷則知彌明嫡孫正自堂堂也何寓言之疑之有

跋彭道士虛碧房

虛碧天夢境也黃州之夢遊於斯夢夢境也志和結房於山虛碧其顏援黃州夢也命予爲之辭記累夢也雖然予焉得以爲夢乎夫有大夢有大覺

君其問諸希夷先生

跋番易徐應明梯雲帙

易之坎爲水爲雨爲雲而雲之象獨著於屯與需屯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言陰陽始交而未暢猶世道方險阻之日時則君子奮其經綸有亨屯之道焉需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言陰陽之氣交感而未成雨猶君子蓄其才德而未施於用時則君子養其氣體和其心志而居易以俟命

焉易象雲者二一以爲君子用世之象一以爲君子樂天之象易於進退行藏之義各有攸當予聞之聖賢畏天命而悲人窮未嘗不皇皇於斯世然方其初也守其義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人脩其天爵無所怨懟一日達可行之天下正已而物正而所性不存焉嗚呼聖賢非坐視民物之屯者而安於需若此則其道之所存也後之學古者宜可以觀矣讀豈華梯雲帙有感而書

跋隆興王邦立所藏元祐關書

昔者嘗讀坊者王承福傳見其自言操鏝以入貴富之家有一至再至三至而皆爲墟焉問之或刑戮也或子孫不能有也或歸之官也坊者棄官勳喪其土田手鏝衣食其色若自得疑若貴富者不可常而不如不有土田之愈也今觀王氏居豫章世守先緒保有元祐關書以迄於今子孫業詩書其門且將有興者則坊者終身親歷之所感慨豈

眞足以斷千古而信方來也邪雖然圬者爲不克肖者言也予爲善繼者言也韓公存圬者之辭戒也予爲王氏言勸也

題賈端老不忘室

凡道各有入處凡學各有悟處程氏以敬張氏以禮示人以從入也而游於程張之門者或得於靜坐或得於主一或得於去一矜字悟之不必同也凡人皆以悟凡悟皆可入鹿岩賈君得不忘二字

於水心先生之詩以名其室先生之詩崇好脩而黜狥外賤決科而尊天爵一則因言而有悟一則因悟而示之以所入師友淵源之懿去之幾年猶將見之今其孫子純寶其祖訓二字勿替引之知悟幾矣讀水心詩尚求所以入門也哉

題張德從畏心堂

德崇取其家橫渠翁畏心一語爲心法稱鄉前輩其子希明肯堂取而名諸爲家法稱賢士夫抑天

下危莫危者心天下樂莫樂者心操而存之防其危優而柔之會其樂德從講學無不盡希明有所受之矣

題戴行可進學齋

乾稱進德者三而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聖人復申之曰終日乾乾行事也君子之所以進者無他法天行而已矣進者行之驗行者進之事進百里者吉行三日進千里者吉行一月地有遠

行無有不至不至焉者不行也非遠罪也戴君行可以進學名齋垂二十年前之進予不得而考也後之進予不得而量也獨有一言願獻於君者曰行行固君字也書曰行之維艱語曰行有餘力中庸曰利行曰勉行曰力行皆行也皆所以爲進也不行而望進前輩所謂游心千里之外而本身却只在此雖欲進焉得而進諸戴君求進者也而予言行予將有遠役其知行之理固審君之俯仰是

齋也其亦反覆於字之爲義也哉

跋周應可爲蔡德夫于藥物目子後

蔡德夫病且貧硯庵周應可過而顧之曰是不可坐視問藥於所知斯可謂知義之士矣予方杜門守約於所親厚未能以徧愛其何力及此顧友道久薄硯庵能崇篤如此是亦足勸厲薄俗敢不罄竭以爲之從吏云

跋彭和甫族譜

莆中有二蔡其一派君謨其一派京傳聞京子孫慚京所爲與人言每自詭爲君謨後孝子慈孫之心固不應爾亦以見世間羞恥事雖爲人後猶將愧之彭和甫之派來自博士齊非玕後也今其譜牒併二族爲一本爲君謨之後而引京以混之人情固大相遠哉予聞晉沈勁恥其父陷於逆致死以滌之卒爲忠義唐柳玭有言門地高者一事遂先訓則無異他人是以脩已不得不至諸公皆勸

和甫以自立和甫而祖玨猶當爲沈勁和甫而祖博士柳玭之言得不勉乎哉

跋吳氏族譜

自魏晉以來至唐最尚門閥故以譜牒爲重近世此事寖廢予每爲之浩歎今觀吳氏譜源於禾川之燕市派於西昌之白沙自宋興以來衣冠燦然葢升學者二十有二舉於鄉者五十有七薦於漕者三奏於禮部及精究科賢良科者九而特科恩

封世賞拜爵者又三十有四人盛哉可覩矣自昔以知力持世功利起家有道所忌傳不數世惟詩書之澤綿綿延延愈久而愈不墜赫赫而蹶孰與循循而至者哉天下之理可久者必大吳氏代有人焉其將有尤者出以其時可矣

跋楊宰記曾氏連理木

右連理木記誠齋先生叔父百里君筆也乾道距今幾年墨跡如新曾氏之父祖子孫其藏之也謹

也季淵來京師攜其所謂連理圖及諸名公詩記凡一軸而是記編於圖詩之間季淵蓋將求表章於當世之有道以廣大其瑞以昌其先志會有取之以徃而鄰火夜不戒是軸併以煨燼季淵悼前輩之不復作而家世百家之寶一朝而失之蓋於是記重致意焉初予讀其文愛之命吏私識之別帙以備遺忘季淵不之知也及善本芟化而揚子精神心術之燼然者獨在吾帙間曾氏之故亶似

墜而不墜猶賴有此則予昔也讀而愛之愛而識之固默有以開其衷者夫物之存亾莫不有數而其既亾而不遂亾不存而復終存者雖人力之偶及於是而識者不敢諉之於數之外季淵喜予存曾氏之舊就俾書之而予亦自以爲有功於楊子不敢辭季淵得此於鬱攸當無所憾楊子而知斯文之不泯也吾知其亦爲子欣然矣豈獨木哉

跋彭叔英談命錄

命者令也天下之事至於不得不然若天實使我爲之此之謂令而自然之命也自古忠臣志士立大功業於當世往往適相解后而計其平生有非夢想所及蓋不幸而國有大災大患不容不出身扞禦天實驅之而非夫人之所欲爲也當天下無事仕於是時者不見兵端豈非命之至順蓋至於不得已而用兵犯危涉險以身當之則命之參差爲可閔矣士大夫喜言兵非也諱言兵亦非也如

以爲諱則均是臣子也彼有王事鞅掌不遑啟居至於殺身而不得避是果何辜吾獨何爲而取其便如以爲喜則是以功業爲可願鰓鰓然利天下之有變是誠何心哉是故士大夫不當以爲諱亦不當以爲喜委質於君惟君命所使君命卽天命惟無所苟而已星翁曆家之說以金火羅計字皆爲王兵之象遇之者卽以功業許人十一曜之行於天無日不有無時不然人物之生亦無一日可

息事適相值者亦時而有之也治亂本於世道而功業之顯晦關於人之一身審如其說則人之一身常足爲世道之軒輊有是理哉聖賢所謂知命俟命致命皆指天理之當然者而言是故非甘石所曉彭叔英儒者也而星翁曆家之說尙不免膠固歐陽巽齋先生旣具爲之辨予復備論之叔英持以復於先生

跋王金斗談命錄

萬鍾浮雲我有靈龜季子伯仁得印奚爲俛仰利害桔槔憂畦彼昏不知彼昏不知噫王君又從而鼓之舞之邪

跋劉父老季文畫像

州有父老員若干月給廩俸若干太守歲二月出郊號爲勸農則召是二三父老者俾聽勸戒之辭吾農實無所聞其代而聞之者斯人也田里有疾痛或水旱則父老以其職得轉聞之長民者然則

其事亦不輕矣劉季文齒望八泰蓋父老之一以一州之人高年者蓋多矣而劉得以壽考隸官之籍且其得祿如在官晚節有光焉一日以其喜像來求贊予觀其田里淳龐之狀山林朴茂之氣得壽於世非曰偶然嗚呼鳶肩火色騰上必速者非人間永器虎頭燕頷當封侯萬里外亦幾勞苦拂亂之甚劉雖貌若甚朴者然終身田里無辛苦之態以至於壽富貴之樂顧足易康寧哉是亦云足

矣予未暇贊因備誦其爲人聞者倘有利於斯言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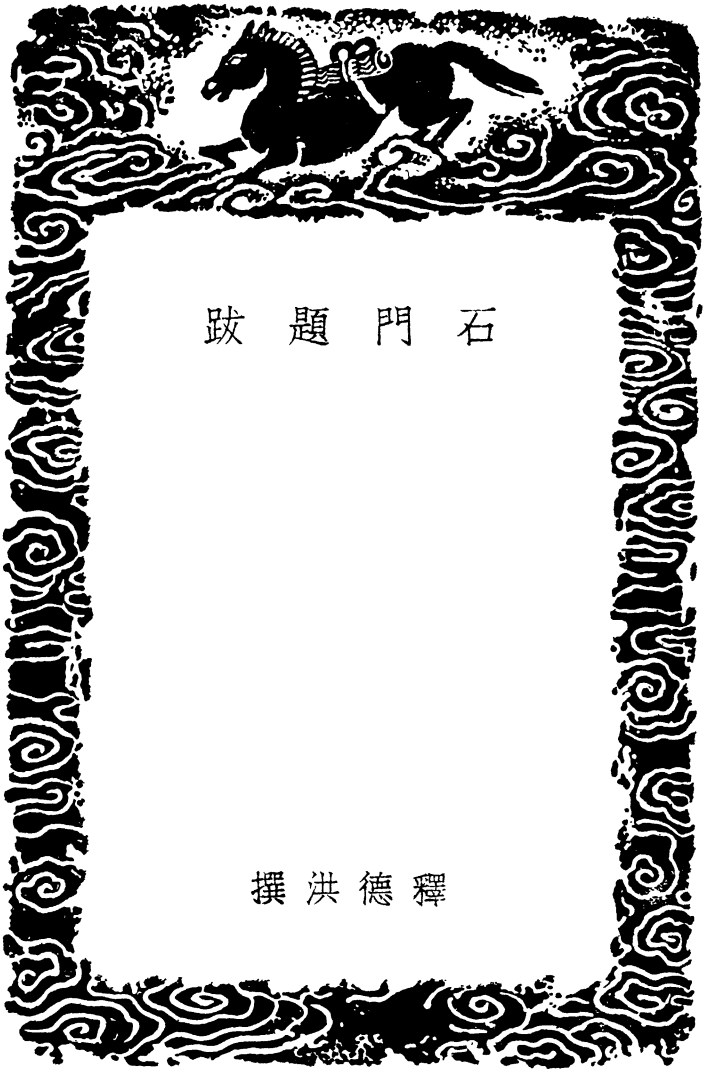
跋李氏譜

族譜昉於歐陽繼之者不一而足而求其鑿鑿精實百無二三原其所以蓋由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捐親戚棄墳墓往往而是雖坡公不免焉此昌黎公所以有不去其鄉之說也友人李希元示予家傳自唐西平忠武王子憲至其先人十數世墳

墓皆在目睫亦可尚哉使昌黎公見之亦將以美楊少尹者美之矣予家本石室蓋無可疑而自出蜀以來未免與蘇公同是一慨方擬乞身後卽六七世墳墓可考者取蘇公族譜引而損益之使世之子孫孰爲典要且以楊侯不去其鄉而未能也觀李氏之族譜重有感於昌黎之說云

氣馭法而成急捺之以為氣味生色佳絕跋

文山題跋終



石門題跋

釋德洪撰

本館據津逮祕書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石門題跋

石門題跋

目錄

卷之一

題才上人所藏昭默帖
題靈源門榜
題昭默墨蹟
題昭默自筆小參
題昭默與清老偈

題昭默遺墨
題眞歸詰銘
題潛庵書
題佛鑑僧寶傳
題詖叟僧寶傳後
題珣上人僧寶傳
題宗上人僧寶傳
題圓上人僧寶傳

題淳上人僧寶傳
題其上人僧寶傳
題範上人僧寶傳
題端上人僧寶傳
題隆道人僧寶傳
題休上人僧寶傳
題英大師僧寶傳
題所錄詩

題佛鑑蓍文字禪
題弼上人所蓍詩
題言上人所蓍詩
題自詩寄幻住庵
題自詩
題權吳中詩
題自詩與隆上人
題珠上人所蓍詩卷

題華光鑑湖圖
題墨梅山水圖
題墨梅
題蘭
題公翼畜華光所畫湘山樹石
題橘洲圖
題平沙遠水圖五則
又題公翼所畜

又宣上人所畜
又惠子所蓄
又稱上人所作
題華光梅
題石龜觀壁
題廬山
題天池石間
題浮泥壁

題清修院壁
題白鹿寺壁
題觀音院壁
卷之二
跋唐明皇傳
跋狄梁公傳
跋北里誌
跋達道所蓄伶子于文

跋郎根矩傳
跋魯公與郭僕射論位書
跋杜子美祭房太尉文藁
跋東坡山谷帖二則
跋東坡與佛印帖
跋東坡平山堂詞
跋東坡與荆公帖
跋東坡老木

跋東坡悅池錄
跋東坡緘啟
跋東坡書簡
跋山谷所遺靈源書
跋山谷雲峯悅老語錄序
跋山谷筆蹟
跋山谷帖
跋行草墨梅

跋橘洲圖山谷題詩
跋山谷五觀
跋黔安書
跋山谷字二則
跋珠上人山谷酺池詩
跋與法鏡帖
跋石臺肱禪師所蓄草聖
跋山谷筆古德二偈

跋山谷雲庵贊
跋東坡山谷墨蹟
跋山谷字
又詩
跋叔黨子
跋本上人所蓄小坡字後
跋了翁詩
跋了翁書

跋瑩中帖
跋瑩中詩卷
跋江表民願文
跋李商老詩
跋徐洪李三士詩
跋蘇子由與順老帖
跋張七詩
跋高臺仁禪師所蓄子宣詩

跋道鄉居士詩
跋鄒志完詩乃其子德久書
跋四君子帖
跋呂鎮公詩
跋李豸弔東坡文
跋養直可師唱和眞隱詩
跋養直詩
跋謝無逸詩

跋無盡居士帖
跋蔡子因詩書三則
跋李商老大書雲庵偈二則
跋韓子蒼帖後
跋太師試筆帖二則
跋公衮帖
跋三學士帖
跋蘭亭記并詩

跋荆公元長元度三帖
跋百牛圖
跋周廷秀詶唱詩
跋順濟王記
跋李成德宮詞

石門題跋目錄終

石門題跋卷之一

宋 沙門德洪 撰

明 古虞毛晉 訂

題才上人所藏昭默帖

傳曰雖無老成尚有典刑然則老成典刑所不逮也予還自海外叢林頓衰心不爲之動者恃昭默在耳今又棄我而先惟之不自知涕零也宣和元年八月游法輪見東甌才公道人出此軸爲示知

師弟子之間蓋如是衲子動成阡陌而才獨軫念昭黙豈妄與人者乎予既見其筆蹟又得與才游彌日茲游也豈虛行哉

題靈源門榜

靈源初不願出世隄岸甚牢張無盡奉使江西屢致之不可久之翻然改曰禪林下衰弘法者多假我偷安不急撑拄之其崩頹跬可須也於是開法於淮上之太平予時東游登其門叢林之整齊宗

風之大振疑百丈無恙時不減也後十五年見此
栲于逢原之室讀之凜然如見其道骨山谷爲擘
窠大書其有激云嗚呼使天下爲法施者皆遵靈
源之語以住持則尚何憂乎祖道不振也哉傳曰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靈源以之

題昭默墨蹟

余還自海南館于道林道人朱公破雨自雲蓋來
坐未定出昭默書一軸予久去箴誨初見必輒輟

熟視之不自覺意消也秦少游至錢塘見功臣山政禪師書歎以爲非積學所至其純美之韻如水成文出於自然昭默暮年臻玅其以是哉顏平原有大節於唐而以書名識者憾之予以謂斯人德高而名往就之耳借使此老書不工尤當寶祕況工乎愈可寶也然與其門人書語多以見及余衰退流落又自恨生所知遇不能不短氣耳

題昭默自筆小參

游東吳見岑邃爲予言秦少游絕愛政黃牛書問其筆法政曰書心畫地作意則不玅耳故喜求兒童字觀其純氣昭默自臥疾後無他嗜好以翰墨爲佛事如示衆以小參之語皆肯自筆此殆清閒有餘又性不違人豈一代宗師而作許兒戲事此所謂大慈過人之行非近世栽培聲名高自標致所能及也誠侍者出以示予覽之涕泗橫流某年月日

題昭默與清老偈

昭默孝友於昆弟而以謙自牧不如是法道何由興乎予觀其贈洞和禪師法句曰志有常守誠無外求及疑其語贍其風度此老爲作實錄耳未見洞和令人莫測其爲人及見之坐使人意消也韓子蒼曰眞本邑住山人子蒼豈欺予哉

題昭默遺墨

昭默老人道大德博爲叢林所宗仰雖其片言隻

偈翰墨游戲學者爭祕之非以其書詞之美也尊其道師之德耳予游諸方處處見之開卷輒識其眞精到之韻骨枯老狀蓋其退居時筆也南嶽見方廣圓首座出此爲示噫圓知敬慕昭默其亦賢於人遠矣

題眞歸誥銘

宗師之於生死之際說法作偈者有之未有自作銘誥者也予觀昭默此文奮激頓挫精到無餘雖

旛摩羅什道安輩平時作爲且不能及況病與死隣者能爾乎蓋其道眼高玅唯道是視初不知其有生死之烈也不然何以卓絕高勝如是之盛哉拜讀不勝增氣

題潛庵書

傳曰有國者非謂有喬木也謂有世臣也予亦曰有禪林者非謂有四事之傳也謂有耆年也潛庵今九十一歲矣而筆語如此眞叢席之大老人也

年月日某題

題佛鑑僧寶傳

禪者精於道身世兩忘未嘗從事於翰墨故唐宋僧史皆出於講師之筆道宣精於律而文詞非其所長作禪者傳如戶婚按檢贊寧博於學然其識暗以永明爲興福巖頭爲施身又聚衆碣之文爲傳故其書非一體予甚悼憎之頃嘗經行諸方見博大秀傑之衲能袒肩以荷大法者必編次而藏

之蓋有志於爲史中以罪廢逐還自海外則意緒衰落魂魄遺失其存者無幾宣和改元夏於湘西之谷山發其藏畜得七十餘輩因倣前史作贊使學者槩其爲書之意書既成有佛鑑大師淨因者曰噫嘻此先德之懿也願首傳以爲畢生之玩因以父事佛炤以大父事雲庵而視余爲季父也因生廬山之陽游方飽叢林參道有知見恭謹孝友蓋其天性而醞藉雅尚若出自然與余游餘二十

年久而益敬故余欣然授之因以謂此書當得玅於筆札者傳之於是憑川道者敏傳願施其能傳以伯父事佛炤以兄事佛鑑其能書乃夙習筆楮不擇精麤飛翰如蠶食葉俄頃千字其衡斜布列擘窠楷畫非特字工而已工詩善丹青兼衆玅而有然未嘗以自多長坐不睡一食終日者十二年矣人以爲難而傳以爲易久游靈源之門得其旨要者也六月二十五日佛鑑攜此書來請記其本

末而以謂先覺之前言往行不聞於後世學者之罪也聞之而不能以廣傳同志之罪也今予既以傳次之而因又善傳傳公又成之嗚呼後世學者讀之當想見法席之盛也

題誼叟僧寶傳後

清涼大法眼禪師出世行道三十年其所示徒皆勸勉之語未嘗以法傳人非有法而祕慳實無有法耳譬如無病而飲藥病從藥生故曰一切文字

語言學者嚆著是名壅蔽自心光明然前聖指道之轍入法之階後世不聞而學則又如無田而望有秋成無有是處予初成此書於谷山時出塵庵師宓公詖叟在焉命南州傳道者錄之以衆編參定特爲善本明年春予游嶽還復過詖叟出以爲示其裝寫之精窳較之完非用意之專信道之審莫能臻是予知其閱而仰思當助發其光明侔倡其智證去先德亦何遠哉則清涼以文字語言爲

壅蔽者蓋治疾之藥耳覽者其以是窺出塵可也

題珣上人僧寶傳

予初游吳讀贊寧宋僧史怪不作雲門傳有耆年曰嘗聞吳中老師自言尚及見寧以雲門非講學故刪去之又游曹山拜澄源塔得斷碣曰耽章號本寂禪師獲五藏位圖盡具洞山旨訣又游洞山得澄心堂錄書谷山崇禪師語較傳燈皆破碎不眞於是喟然而念雲門不得立傳曹山名亦失眞

崇之道不滅巖頭叢林無知名況下者乎自是始有撰叙之意凡經諸方三十年得百餘傳中間忘失其半晚歸谷山遂成其志時長汀璉珣二衲子來從予游錄此副本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大畜其德是錄也皆叢林之前言往行也能不忘玩味以想其遺風餘烈則古人不難到也二子勉之

題宗上人僧寶傳

予撰此傳方定藁上淨三昏而東甌道人將還石

門自潙水過谷山欵予見其書曰噫嘻此一代之博書先德前言往行具焉願手錄以示江南道侶即挂巾屨坐夏四月二十三日錄畢以示子子歎曰夫彈冠必整衣心敬必形肅宗非至誠愛重法道其謹楷精嚴詎能至是哉歐陽率更以書畫名世見鐘太傅碑愛其筆法臥其下三晉不忍去率更嗜世間法且爾況出世間法乎宗爲法坐夏賢於率更遠甚

題圓上人僧寶傳

仰山初見耽源所傳六祖圓相卽以焚之及其授法也則有默論雲門不許錄語句而遠侍者以紙爲衣遂傳于今以是論之非離文字語言非卽文字語言可以求道也臨川圓道人少游方有志學道一鉢經行諸方其孤征絕俗雪鴻戾天仰不可及而骨董中有此錄小字薄紙畫畫精誠可以見其志也

題淳上人僧寶傳

問如何是火性答曰熱是火性問如何是水性答曰溼是水性問者欣然而有得水火之義盡於此矣又問何以謂之恕答曰如我之心以待人則恕矣又問何以謂之慎答曰心之一具德見於慎耳問者又欣然有得蓋恕慎之理極於此矣此世間義理之論也義理者心之塵垢也其去佛道不翅如百億天淵然咎者有問竹林如何是法身答曰

法身無相又問如何是法眼答曰法眼無瑕爲道吾衆中所失笑者宻矣近世邪師相與傳授謂無有悟但直問直答謂之於法中不生異見紛然棊布名山稱嗣祖沙門學者倒無英氣往往甘心屈伏每爲之流涕宣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夜爲衆說參同契至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處曲折引譬以發明先聖之意使忱信而虔敬者一洗其矯誣宗旨之氣而福唐太淳上人適出此編示予蹙

下爲書以付之淳能識宗則知尊卑之語不出義理之域而悟首山獨坐無尊卑從上無一法與人爲太老婆饒舌矣

題芳上人僧寶傳

長沙益陽白鹿大禪師門弟子季芳福唐人純靜寡言笑年二十餘侍其師宣和四年夏于湘西南臺寫此書三十卷寫畢以示予予曰汝師出雲蓋西堂之門西堂爲臨濟九世之嫡孫而黃龍南公

之眞子也　家辯才叢林畏仰之汝能自勤自誦習此書玩味其旨蹤跡其行事繼之以不休則古人豈難到哉如寫而不讀讀而不味其意徒欲粉飾清興於道何有

題範上人僧寶傳

蚍蜉細字欲闌斑病眼臨窗看亦難八十一人間鼻孔邯鄲穿枉一毫端且道有鼻孔從範上座穿只如懷禪師無鼻孔作麼生下手若也道得西川

漏籃子一錢買三個若道不得南臺門外是湘江

題端上人僧寶傳

臨川志端上人宣和四年夏於長沙之谷山谷山有衆而領袖者魯暗不通曉世事叢林以是凋落端律身益敬日誦經行道暇則寫僧寶傳同學勸經行他山要與之俱端辭以山水未暇觀正以白業未辦爲憂同學怒棄去端怡然勿恤也明年正月上澣日端袖此書來求題其後予告之曰一精

想中十法界種子皆具隨其所熏發而起譬之田有稻種藉時雨以芽孳之十法界者六凡四聖謂也今端屏絕諸緣日唯錄佛祖之語味佛祖之意則亦熏發佛乘之種與夫游談無根疲精神於莊孟爲陳言腐說以欺無知者奚矣然能窮究其所自使所言所履如傳八十一人者則可謂出家知恩者矣視端精緊版而聲圓若可語此者聊及之端其勉之

題隆道人僧寶傳

古之學者非有大過人者惟能博觀約取知宗而用妙耳唐沙門道宣通兼三藏而精於持律持律小棄之學也而宣不許人呼以爲大棄師棄柏長者力弘佛棄而未嘗一語及單傳心要方是時曹溪之說信於天下非教棄之論所當雜宣公甘以小棄自居棄柏止以教棄自志竟能爲百世師者知宗用妙而已禪宗學者自元豐以來師法大壞

諸方以撥去文字爲禪以口耳受授爲玅耆年凋喪晚輩蝟毛而起服紈綺飯精妙施施然以處華屋爲榮高尻磬折王臣爲能以狙詐羈縻學者之貌而腹非之上下交相欺誑視其設心雖儈牛屨狶之徒所恥爲而其人以爲得計於是佛祖之微言宗師之規範掃地而盡也予未嘗不中夜而起喟然而流涕以謂列祖綱宗至於陵夷者非學者之罪乃師之罪也以苟認意識爲智證爲師者之

門望見以輕慢之心萌矣非特然也又執已是而去取諸方賤目覩而尊信傳說故不見至道之大全古人之大體因編五宗之訓言諸老之行事爲之傳必書其悟法之由必載其臨終之兆以譏口耳授受之徒謂之禪林僧寶傳書成而九疑道人道隆閱之一月而屹屹上口兩月而娓娓成誦三月而能爲末學者舉紐領夏於雲蓋閉門寢飯之外口誦而錄之非誠著於學志存於道何能臻是

哉然其爲人不甘爲啞羊苾芻混處疾之甚至於詬罵喜與有識博聞者游意所合則不問道俗千里從之嗚呼叢林博聞者旣不可人求之而啞羊苾芻動成阡陌隆雖口受吾文抱吾所集以遊諸方亦安能忘詬罵之豫乎宣和二年秋得得自山中來出此編爲示予佳其好學爲書其本末以告未知隆者

題休上人僧寶傳

泰山之鳥巢於木末九淵之魚託於沙鳴呼魚鳥之微亦知附託於高深安有毀髮學道之徒而自棄於淺陋乎季休福唐人也而得業於湘上之南臺其師太公與予爲兄弟行其熏烝見聞有自來矣初太遭橫逆坐圜扉中百許日他法屬皆畏酬酢之而休服勤不敢失禮逮其釋余勸度之宣和四年正月也既受具陪衆遂寫此傳除夕捧以來予佳其能自脫淺陋而趨高深爲題其末明年

元日也明白庵題

題英大師僧寶傳

老子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者理之序也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施多識前言往行者日益之學也如春夏之水方增川浩然不可測其際思之又思之以至於無思如囫之在頂蓋造形之極不可以數量情識得孔子晚乃悟曰天下何思何慮如秋冬之水縮廓然見其涯涘嗚呼叢林法道之壞無

如今日之甚非特學者之罪實爲師者之罪也學者方蒙然無知而反誡之曰安用多知但飽食默坐雖若甚要然亦去愚俗何遠予所錄僧寶傳先叙其悟道之緣又書其死生之際欲學者法前輩爲道之精而惠英大師年二十餘生海上獨挺然有志不肯碌碌而啞羊者固已憎之如十世讎矣手寫此書攜以過予予佳其勤扶此心以自此趨無上佛果如順風揚塵耳宣和四年十一月題

題所錄詩

海南道人惠英字穎孺生十有二日而失母年七齡而爲沙門二十歲從予游予所作語言徧叢林未嘗收錄而英編兩巨帙爲示既有媿於九祖欲焚去之又念英之好學爲一笑而置之然流俗寡聞見少年嗜筆硯者不背數必腹非之以謂禪者不當以翰墨爲急寧知龍勝詩流震旦[redacted]首論[redacted]動以億萬[redacted]多爲言哉英勉之老子言爲學

日益爲道日損使其未嘗學也何所損哉如川之增者學也水落石出者損也然未易與粥飯僧論此也

題佛鑑蓍文字禪

余幼孤知讀書爲樂而不得其要落筆嘗如人掣其肘又如瘖者之欲語而意窒舌大而濃笑者數數然年十六七從洞山雲庵學出世法忽自信而不疑誦生書七千下筆千言跬步可待也嗚呼學

道之益人未論其死生之際益其文字語言如此益可自信也今三十八年矣而見雲菴平時親愛之人佛鑑大師淨因於湘中頹然相向俱老矣而故意特未老又出余少時詩句讀之想見山林之舊游處誦白公詩曰手把楊枝臨水坐閒思往事似前身

題弼上人所蓄詩

往時叢林老衲多以講宗爲心呵衲子從事筆硯

予游方時省息衆中多習氣扶磨不去時時作未忘情之語隨作隨棄如人高笑幸其不聞過廬山見弼上人出一巨軸讀之茫然不可諱爲多言之戒咎殷浩喜作詩不甚工嘗出示桓溫溫戲曰子勿犯吾儻見犯卽出子詩示人弼上人不見惡願勿傳乃幸

題言上人所蓄詩

予幻夢人間游戲筆硯登高臨遠時時爲未忘情

之語旋踵羞悔汗下又自覺曰譬如候蟲時鳥自鳴自已誰復收錄寶山言上人乃編而爲帙讀之大驚不復料理其訛正可爲多言之戒然佳言之好學雖鄙語如予者亦收之世有加予數十等之人其語言文字之妙能錄藏以增益其智識又可知矣夫水發岷山其濫觴至楚國則萬物至滿則合之者衆也善學者其能外此乎言公其勉之

題自詩寄幻住菴

淵明作訓子詩可以想見其愷弟而杜子美乃曰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作閒情賦足以見其眞而昭明太子曰白璧微瑕正在此耳癡人面前不可說夢豈子美昭明亦眞癡耶予自居海上及南歸寄意於一戲故語不復料理其當否今錄數首以寄幻住庵主杜子美梁昭明猶未脫癡病幻住其能不癡耶

題自詩

予始非有意於工詩文夙習洗濯不去臨高望遠未能忘情時時戲爲語言隨作隨毀不知好事者皆能錄之南州琦上人處見巨編讀之面熱汗下然佳琦之好學雖語言之陋如僕者亦不肯遺況工於詩者乎因出示輒題其末

題權巽中詩

世稱唐文物特盛雖山林之士輒能以詩自鳴以余觀之如雙井茶品格雖妙然終令人咽酸冷耳

冥中下筆豪特之氣凌跨前輩有坡谷之淵源予見之未視名字輒能辯大率句法如徐季海之字字外出骨骨中藏稜讀者當置軸紬繹想見瘦行清坐時也使冥中聞此語當以予爲知言

題自詩與隆上人

余少狂爲綺美不忘情之語年大來輒自鄙笑因不復作自長沙來歸舍龍安山中無可作倣學坐睡法飽飯靠椅口角流涎自喜以謂得其妙旁舍

有道人隆公雅好子咎所病者時時過予終日而未嘗倦問予咎所作尚能尋繹乎予引紙爲錄此數篇以遺之而戲之曰咎達觀禪師居京師士大夫相從者皆以能詩答話多之觀笑曰解答諸方話能言五字詩二般俱好藝只是見錢遲隆公曰果爾吾不復耳坐客皆笑之隆字默翁湘中清勝者也

題珠上人所蓄詩卷

予於文字未嘗有意遇事而作多適然耳譬如枯株無故蒸出菌芝兒稚喜爭攫取之而枯株無所損益寶峯珠上人湛堂公之高弟其爲人精敏能辦事於佛事欲營之蓋不知艱險爲何等物枉叢林中爲衆推蓋其氣不受控勒日涉園夫李商老每於人物特愼許可而贈珠以詩曰歙玉渥洼種者佳湛堂之有于也

題華光鑑湖圖

予建中靖國游西湖航西興游淛東以病不果甚以爲恨讀東坡詩見山川之精神如見稚對蜜知其甜今觀鑑湖圖如華光戲以蜜置舌書間耳涌師俄收之而去見稚雖癡然亦知蜜不可如飯嘗食之也

題墨梅山水圖

華光老人眼中閣煙雨胷次有丘壑故戲筆和墨即江湖雲石之趣便足春色不可收畜也而此老

人藏於耐寒凍枝頭一時高韻譁於士林而其所畜又其尤精選也以病舉以付其子湧湧如獲夜光炤乘千里以書誇於予不有是父安得此子哉歐陽率更見索靖碑因留不去竟寢其下三咨文字畫刻是中安得美味而嗜好有如此者予初大怪之及視湧之好尚率更要不足怪也

題墨梅

華光作此梅如西湖籬落間煙重雨昏時見便覺

趙昌寫生不足道也

題蘭

無人自芳之態此老何從見之豈胷次有此風葉蕭散乎

題公翼畜華光所畫湘山樹石

予習湘山者也日與樹石爲伍華光畫樹石而不畫我何哉公翼仕宦三十年而貧在我上篦中唯墨梅樹石數軸其人品可以想見

題橘洲圖

公翼愛橘洲而使華光圖之予家於湘西開門則漁汀斷岸不呼而登几案間蓋湘西皆吾畫笥書此以誇公翼云

題平沙遠水圖五首

公翼詩云蕭然野趣忽拄手彷彿江南煙雨村此殆筆端能生煙雲非胷次有江山何能作此語

又題公翼所畜

歐公嘗語客曰坐而隱者不知巖石雲泉之妙王公貴人圖江山臥而披之葢荆山之人以玉抵鵲而秦乃割其十五城以求璧豈世以希見爲貴初無定情耶予生長山林而目不自觀公翼賢士大夫也其希見而盡畜之宜矣

又宣上人所蓄

華光滴露寫寒枝幻出平遠士大夫厭飫富貴之餘見之收蓄可也道林清富宣師開軒瀟湘江山

不呼而登几案間步林麓嗅梅尋柳嘗應接不暇乃袖而寶祕之也好事無乃太多乎哉

又惠子所蓄

好在華光眞子過于雲屋之間春色都隨談笑袖中仍有湖山宣和元年十二月初五日惠子出其師所作湖山平遠曰此蓋老人得意時筆也予平生無所嗜山水少年游戲錢塘眷湖山之勝欲老焉以詩寫之不能肖逮今衰暮雖與華光善得其

戲筆必爲人持去惠子呵予不能善祕之予曰凡四海九州山川煙雲皆吾畫笥也奈何爲兒戲畜紙墨間乎惠子笑曰公懍恍大言葢其天性然爲題此紙於是書六言付之

又稱上人所作

宣和元年十二月初吉日里道人稱公絕湘來過予時江寒欲雪小室諠譁良久出畫一軸葢橘洲斷岸平遠之圖華光墨梅別館之兒稚也稱妙思

如此力之不已當不減華光口占曰袖裏兩枝煙雨門前一片瀟湘

題華光梅

華光紹聖初試手作梅便如迦陵鳥方雛聲以壓衆鳥東坡見之如黃梅視無姓兒便肯之無姓兒今將以衣鉢授嶺南撩予憎黃梅破頭老人不及見也圓禪者當還舉似乃翁問甘露滅法喻齊否

政和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夜石門精舍題

題石龜觀壁

余家筠溪之上去城餘百里兒時聞城中塔成欲往觀焉因先君行坐余於力謝三肩上至石龜觀謝三者紿余曰當先拜石龜乃能見塔不然終不可見余曰儻爾汝何不拜曰我已嘗拜之汝既童子又後至法當拜於是再拜入城幸見塔而心喜謝三肯余先也後三十年過焉視石烏龜良無恙摩挲以追繹前事爲大笑吾邑友胡汝霖民望生

撫之金谿七八歲時隨兄入城忽不知所在使人尋已在寶應寺前看泥力士矣余每以戲之而忘余亦有此患乃以炭書其壁曰須知泥力士不滅石烏龜忠子民望里人也書以示之

題廬山

余十五六時游北山謁準禪師殘僧三四輩草屋數椽殆不堪其愁準老而喜飲時酹一樽則擊罄禮觀音空階夜雨彌月不止後二十五年余還自

海外過此而山川增勝樓閣如幻出大鐘橫撞淨侶戢戢而眞隱方開石門法道于此余乃服其老且不衰矣重九前三日秋陰皆當時清絕之象而有今日適悅之情遂書此

題天池石間

績茂功與德洪覺範道人自虎谿屏人乘入資聖庵少焉歷石門澗錦繡谷窮高陟險遂至天池致敬普見如來獲紫金光明之瑞越翌日齋罷作

禮而退聞佛手巖寶林峯之勝一一登覽其上望擲筆峰下瞰聖寺經巖神刻玉削不知幾千仞而江流吞天山接平野雲煙開合一目千里茲實匡廬第一境隱然爲天下奇觀也薄晚投宿化城回望杖屨所經蘿逕鳥道杳然在層崖絕壁之上殆非人間之游也此身儻未變滅要當結廬以終

題浮泥壁

空印禪師以宣和二年十二月偕余謁從禪師於

芙蓉峯累石於玉淵之上以爲塔酌泉賦詩暮夜矣遂宿焉次日從公追余二人杖屨下危峯自關山谷中並澗行十餘里兩山爭倚天煙霏層疊自獻部曲斷續行九地底水聲砰硐如千乘車挽而起仰望晴虛如展匹練既出谷沃野夷曠遂飯于木陰空山暴寒雪意濃甚跣而渡澗者十八九入石門已夕山中之人炬而來迎及寺已二鼓矣秉燭夜話如夢寐中住山宣公云常有虎來月黑踰

垣而去空印使余記之遂書

題清修院壁

笞余庵于湘西與希一爲隣相歡如仝密宣和四年冬希一遷于茲山然每會面夜語達旦七年秋余將歸老玉峯之下來謁別爲留兩笞言意俱盡而情則有餘桑下三宿前聖丁寧者正箴余今日之病曉陰閣雨千掌在有無中出山有不勝言者

中秋後二日題

題白鹿寺壁

希先昔游公卿間與鄒至完曾公袞蔡子因吳子野厚居自江左還南嶽庵方廣十年叢林高之湘南使者勸請開法此山希先持一缽欣然而來既至屋老過者疑將壓焉殘僧纔十許輩大率如逃亾人家未五白殿閣宇室間見層出如化城如梵釋龍天之宮從空而墮人間此邦之檀信往來之士大夫太息以爲勤不知希先蓋游戲也余自長

沙來館余四省時故人傳彥濟試手作邑攖姦摧滑民驚以神當暇日攜僚佐時時舟而至其登高臨遠烹茶賦詩則茲山之風月未至乾沍也

題觀音院壁

祖師相授法者三世塔廟在淮山從之游得道者多庵於蒼巖大林之間路白蘄春眞身存者無慮八十餘處黃於蘄爲接壤太平興國初僧昭信始見琳公於大石之間大安龜頭相繼而出竹

厓之東石尉村有古松兩株參天合抱邦民歲禱雨暘於其下其應如響垂拱初耆舊相傳爲觀音院暘呼豈非祖師之門得道出世於茲已嘗建寺毀壞而不可考者乎有僧祖欽投牒疏其事於郡太守待制韓公駒欣然給據付之使中興其院欽敦厚坦夷道俗愛之翕然而成余建炎元年過焉到門却立縱望雲間萬峰來朝茲地也其興乎

石門題跋卷之一　終

石門題跋卷之二

跋唐明皇傳

初明皇聞元魯山之歌歎曰賢人之言也聞左瑨訢道迎宋璟不爲璟禮則益知其賢何其明也及聞祿山曰胡家不知有父但知有母便遂信之何其暗也孟子曰養心莫大於寡欲欲少縱之則反易如此然能割所甚愛以寧天下與漢高帝鑄印銷印遲速一間耳此其所以再造唐室也

跋狄梁公傳

秦攻魏破之殺魏王瑕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乃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公子之乳母節乳之俱逃而魏故臣有識乳母者曰乳母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奈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聞秦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賜千金匿之者夷乳母儻知其處盍不言乎乳母曰吁我不知公子處借吾知之終不可言故臣曰魏國正

破亾族已滅矣尚誰爲乎乳母吁而言曰夫見利而反上逆也畏死而棄義亂也恃逆亂以求利吾不爲也遂抱公子藏大澤中故臣告秦軍秦軍追見射之乳母以身蔽矢著身者數十乃俱死秦王聞而貴之葬以卿禮東漢李善南陽李元奴也家疫死止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貧以萬數奴婢芠議謀殺續分其產善潛負續逃亾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湩續雖在孩抱奉之不與長者

有事輒跪請白然後行之續年十歲善與歸其邑修理舊業鍾離意時爲瑕丘令上書薦之光武詔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魏節乳母漢李善古之奴婢也而其所爲卓越如此予聞虎生三日其氣食牛駃騠七日而超其母蓋其種性殊特不幸而趣異類中耳若二人者殆功名富貴者事也又可以品類拘之乎唐則天皇后受夫顧託而欲奪以自有哥舒翰提兵三十萬而北面事賊此眞奴婢豈

實能功名富貴者乎

跋北里誌

春秋傳書六鷁退飛石隕五微事也何足書乎先儒曰聖人之意以謂如鷁與石無預於道德性命之理且猶謹嚴詳次如此況道德性命乎北里誌戲劇之文而達道較證藏之豈五石六鷁之意乎舒王曰司馬君實平生大過人者臨事不苟於達道亦云

跋達道所蓄伶子于文

風行水上渙然成文者非有意於爲文也余讀此傳蓋通德娓娓而語子于筆追而書之非有意也然通德所論惠男子殆天下名言吾以謂子于之室有此婢如維摩詰之有天女也達道手較諸書而此本最美非好古博雅何以至是司馬君實無所嗜好獨畜墨數百爾或以爲言君實曰吾欲子孫知吾所用此物何爲也達道之畜書其亦司馬

之墨癖也

跋邴根矩傳

孔北海年十六時能舍匿山陽張儉事泄兄弟及母三人爭死竟坐兄褒北海因是顯名遼東太守公孫度欲殺劉政政先依根矩矩匿之月餘以付太史子義既而謂度曰政已去君之害豈不除哉度曰然根矩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智也今政已免智將用矣尚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無重悲也度

乃出之棄又資送政家皆歸故郡嗚呼東漢號多氣節之士其天性哉方張儉劉政之窘而遇北海兄弟太史子義根矩雖困於亨盖其平生取友護助何所憾焉韓退之誌柳子厚愛其請代劉夢得播州曰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翊翊强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言死生不相背負空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

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宼禽獸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使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予聞退之之言太過及親嘗之乃知此曹今古一律也僧能過之安能已之哉

跋魯公與郭僕射論位書

魯公作字多擘窠大書端勁而秀偉黃魯直云此所期無不欲高炤千載者此帖草略匆匆前所未

見開軸未暇熟視已覺粲然忠義之氣橫逆而黠畫所至處便自奇勁公嘗謂盧杞曰朝廷法度豈更堪公破壞也於此又曰朝廷綱紀須莫存正凜然想見其爲人蓋公所遭之時如此而所守之道不得不然故倉卒未敢忘國之綱紀也余私有感於中者因記於此

跋杜子美祭房太尉文藁

房琯之賢盧杞之不肖讀其傳曉然易分也然睢

陽之敗由琯魯公被害杞實使之挾二者之設心則終不能優劣而甫稱琯之材雖困蹇以死益堅壯非忠義激烈篤於自信其能爾耶疑史記賀蘭不予南霽雲兵事若不直雖然哥舒翰之臣祿山天子西奔天下怨之而高適乃表雪其事稱舒翰忠義有素而以病奪其明將軍三十萬而低首事賊非叛乎從而文其罪非欺乎而甫亦嘗以舒翰適爲賢豈史皆不足憑而甫之稱無不眞者耶

跋東坡山谷帖二首

東坡山谷之名非雷非霆而天下震驚者以忠義之効與天地相始終耳初不止於翰墨王羲之顏平原皆直道立朝剛而有禮故筆蹟至今天下寶之者此也予於雲巖訥室觀此帖皆其海上窮困時自適之語然高標遠韻凌秋光磨月色令人手玩一飯不置若訥當藏之名山以增雲林之佳氣前代尊宿火浴無燒香偈子山谷獨能偈之初見

羅漢南公化作偈其略曰黑蟻旋磨千里錯巴蛇吞象三年覺天下衲子聽瑩十年晦堂曰魯直作此有據乎亦意造爾山谷曰吾聊爲叢林戲耳晦堂大笑曰豈可以般若爲戲論乎山谷始悔前所學未登本色鑪鞴乃卜居于庵之旁方知晦堂眞不請之友耳今讀此書乃是未見晦堂時語也不然安有吹劒語乎

跋東坡與佛印帖

東坡騎鯨上天去十九白矣平生文章流落世間者所在神物護持然士大夫罕蓄之多見山人野士之室汝水耘禪者出此帖示予雖其一期酔酢之語而謙光燭人三復之想見幅巾杖屨翛然行儋石水溢間如淵明在柴桑斜川時其題

跋東坡平山堂詞

東坡登平山堂懷醉翁作此詞張嘉甫謂予曰時紅粧成輪名士堵立看其落筆置筆目送萬里殆

欲仙去爾余衰退得觀此於祐上座處便覺煙雨孤鴻在目中矣

跋東坡與荊公帖

予嘗見東坡與荊公帖謂少游曰願公稱揚之使增重於世又舉魯直自代表曰魁壘之才足以冠絕天下孝友之行足以追配古人是四老俱登鬼錄覽此翰墨尚足以增山川之勝氣也

跋東坡老木

東坡婆娑林丘如此老木而山谷以筆端之口爲形容之華光鉢囊中乃一時頓有此兩玉人耶

跋東坡恢池錄

歐陽文忠公以文章宗一世讀其書其病在理不通以理不通故心多不能平以是後世之卓絕穎脫而出者皆目笑之東坡蓋五祖戒禪師之後身以其理通故其文渙然如水之質漫衍浩蕩則其波亦自然而成文蓋非語言文字也皆理故也自

非從般若中來其何以臻此其文自孟軻左丘明太史公而來一人而已然予有恨恨其窺夢幻如霧見月雖老而死古今聖達所不免譬如晝則有夜而東坡喜學煉形蟬蛻之道期白日而骨飛竟以病而歿使其如魯仲連之不受萬鍾之位而肆志則寧復有遺恨哉佛鑑能珍敬其書則其趣味乃眞是山邊水邊之人與夫假高尚之名心悅孔方道人者異矣

跋東坡緘啟

東坡海外之文中朝士大夫編集已盡雖予之篤好者亦以爲無餘矣佛鑑輒出此帙爲示皆中朝士大夫集中所無者山林之人泯泯栖栖若無所用而其志好尚亦清絕哉譬如無雲之月有目者皆愛仰之況斯文乎

跋東坡書簡

王逸少骨鯁顏平原剛正兩公皆有立朝大節而

後世以字畫稱予嘗嗟憎之然名德之重故世珍其筆蹟蓋理之固然東坡之於王顏又其逸羣絕塵者其法權極可寶祕宣和四年人日覺慈軸以來示予予忻然喜其嗜好若可教也

跋山谷所遺靈源書

熙寧元豐之間西安出二偉人徐德占一旦與草棘與人主論天下事若素宦於朝黃魯直氣摩雲霄與蘇東坡並馳而爭先二公皆名震天下聖世

第一等人也而詩詞所寓翰墨之妙拳拳服膺於靈源大士如此則知彼上人者必有大過人者耳一以達摩正諦不斷才一縷爲憂一以願得一雲門爲言豈非念其所負不可以蹤蹟者耶高安道人誼叟久從之游蓄此書出以示予予祝之使藏之名山庶百千年之下知江南道德所在未全寂寥也

跋山谷雲峰悅老語録序

山谷筆回三峽不露一言雲峰舌覆大千更無剩法咎日龍山父子雖被熱瞞今朝虎溪兒孫應增冷笑咄寒山子道底

跋山谷筆蹟

山谷爲予言自出峽見少年時書便自厭此帖在龍舒時作自然有一種勝氣未易與俗人言也當有賞音耳

跋山谷帖

山谷翰墨風流不減謝東山而書詞鄭重傾倒於華光如此予疑百世之下有讀之者知華光後身支道林哉

跋行草墨梅

山谷醉眼蓋九州而神於草聖華光道價重叢林而以筆墨作佛事兩翁並軸如夏口松下見婁師德永禪師像於邢和璞甕中耳

跋橘洲圖山谷題詩

予棲遲橘洲斷岸甚久別來無夕不在夢偶開軸見之如倚法華臺引鏡也讀山谷語如幅巾相從道林路時

跋山谷五觀

舒王在鍾山多與禪者游王以宗棄關捷問之莫不瞠若若以膚淺問之莫不聽瑩於是大訝其寡聞嘗問一僧五觀法使誦之往往不能句者嗚呼非施法之過學者亦罪焉以其不能從師授也山

谷冠冕道德偉俊聳于縉紳宜其倚花叫飲高追晉宋風流之游方其窮約乃知跏趺而食又作觀法非直已好之且欲移於天下其信道爲法之勤可謂透脫情境者耳逢原畜此疾欲以示學者庶幾其有能動心者耳

跋黔安書

王家父子翰墨流落後世不少而所見皆弔喪問病之帖豈其得意之書已爲當時賢士大夫所藏

世不得而見之耶弼上人處見黔安青石牛帖皆與村落故人語然其傲睨萬物之意不沒更百年後斯帖當亦貴耳

跋山谷字二首

山谷初見鄂渚舟至長沙時秦處度范元實皆在予自三井往從之道人儒士數輩日相隨穿聚落游叢林路人聚觀以爲異人今餘二十年予再游長沙山林間往往見其筆札此帖此簡前嘗見之

宣和二年秋八月至法輪竦上人出以爲示玩之不忍置魯女有遺荆釵而泣者路人笑之曰以荆爲釵易辨女乃泣何也女以手掠髮曰非以其難致也以其故舊耳予所以玩之者實鍾魯女泣荆之情

山谷初謫人以死弔笑曰四海皆昆弟凡有日月星宿處無不可寄此一夢者此帖益其喜得黔戎有過從之詞其喜氣可搏掬山谷得瘴鄉有遊從

其情如此使其坐政事堂食箸下萬錢以天下之重則未必有此喜也

跋珠上人山谷酺池詩

予紹聖初留都下聞士大夫藉藉誦青石牛詩而此四絕尤著聞恨不見此老閱三年遊石門林下識君實骨面善談笑相從最久時珠禪垢面不襪然已超卓後二十餘年予還自海外而君實化去久矣丁酉坐夏洞上有鴨步而至者問之乃吾向

所識不襪公也於是甘吾老矣夏休珠將經行湘山袖此卷來讀之龍蛇飛動凌跨韓柳之氣糠粃王侯之韻如其無恙時陰晚坐覺山川增勝爽然忘其孤廢也湘山多高人識青石牛甚衆珠可以示之使其韻摩搏衡霍固不佳哉

跋與法鏡帖

山谷作黃龍書時與予同在長沙碧湘門外舟中今餘年佛鑑出此以示予曇諦見前身塵尾山谷

醉中仙去此帖墮空之垢被也

跋石臺肱禪師所蓄草聖

少游此詩荆公自書於紈扇蓋其勝妙之極收拾春色於語言中而已及東坡和之如語中出春色山谷草聖不數張長史素道人遂書兩詩於華光梅花樹下可謂四絕予不曉草字開卷但見其雷砰電射揭地祇而西七曜耳吁哉異也政當送與龍安昭禪師使一讀之

跋山谷筆古德二偈

此兩詩唐智閒禪師所作也世口膾炙之久矣而莫知主名豈山谷未敢必誰所作耶覺思示山谷在華光時筆此翁以筆墨爲佛事處處稱贊般若於教門非無力者也今成千古爲之流涕書之

跋山谷雲庵贊

雲庵住廬山時山谷過焉相與游鸞溪坐大石上擘窠書題其法喜之游如黃檗裴公乃作此贊後

二十餘年得於衡陽毛氏之家持以還長沙開法長老覺慈實其的孫時年二十三歲卽以付之臨濟正脉使流通不斷乃無所媿此贊其敬之哉宣和五年中秋前一日題

跋東坡山谷墨蹟

予自南來流落山水久不見偉人便覺胷次勃土可埽宣和二年冬涌師於湘西古寺中出以爲示如見蘇黃連璧下馬氣如吐霓也

跋山谷字

山谷翰墨妙天下蓋所謂本分鉗鎚至於說禪自到於三老之後則似攙奪行市奇傑之氣光風霽月如珥立殿陛之下何其炤曜哉漳州正道書記於東山雪朝出以相示便覺增清山川精神秀發道雖一枝一鉢求實於已者無有然骨董箱有此軸殆可與連城炤棄爭價也

又詩

山谷論詩以寒山爲淵明之流亞世多未以爲然獨雲巖長老元悟以爲是此道人村氣而俎豆山谷靈源之間也已可驚駭乃又能斷評詩之論殊出意外此寒山詩也以山谷嘗喜書之故多爲林下人所得顏平原方乞米而山谷已謝得米要之非胡椒八百斛之家也

跋叔黨子

王子敬童稚時作字行草已超故方引紙著腕右

軍從後掣其筆不獲乃歎曰是兒他日名當大成予觀叔黨行草皆蟬蜕墳塵之類筆法通亞乃翁矣憎其早世不秋庸詎不以此郎媳子敬耶邵陽儉上人雨歇攜此帖見過翛然如見父子角巾竹杖行小港榕林之下不勝清絕建炎二年三月十八日

跋本上人所蓄小坡字後

雞蘇本草龍腦薄荷也東吳林下人夏月多以飲

客而俗人便私議坡誤用雞蘇爲紫蘇可發吳儂一笑予將發鸞溪上人以此軸爲示筆勢飛動皆學坡而未臻坡嶮處者要之如馬巷中逢王謝家子弟步趨狀貌蘊藉風流有自來矣覽範題

跋丁翁詩

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愼勿恃何妨爭先世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傷與其病後求良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右了翁送其姪剛勝柔詩勝柔過南昌出以爲示曰伯氏祝曰儻見覺範使爲汝說破予曰翁欲汝知口只好喫飯耳

跋了翁書

宣和二年夏得翁書前去無日矣能復一來相見乎翁平生剛方吐言如刀鋸而此書若悽冷私怪之明年四月遣書走山陽八月人還云翁方發書日下世矣蓋四月九日也聞之酸鼻累日翁視死

生一戲耳予重爲天下慴此人品翁知國如唑忠公臨大節不奪如顔魯公文章光明贍博如白樂天通達宗教如裴公美然四公者皆享富貴建功名死無遺恨而翁兼四公之長而以一斥不能復遂坐廢三十年予所以追悼而不去心也八月七日方飯僧薦冥福病臥刺然刀畫而南州珠上人攜此軸來讀之而長歎哲人逝矣予何所稅駕乎此去死生一決耳珠包腰一鉢苦硬有膽氣而能

蓄此書今叢林禪和子以爲何種故紙然則珠始亦有佳處因爲流涕而書之

跋瑩中帖

瑩中窴海上而名震天下不減司馬丞相之在洛中時平生多與山林之人游處處見其翰墨雖戲語亦如雪中春色予觀堪公所蓄答仰山眞慧禪師簡重而謹嚴如其爲人味其立朝盡節無媿宋廣平陸宣公也

跋瑩中詩卷

了翁徉狂垢汗不擇香臭而至山水間便能賦山磬墨梅乃爾暴清絕耶予政和春過衡陽道權出以相示如見抵掌談笑時

跋江表民願文

世尊論學道特言富貴爲難表民官爲左司風節凜然天下畏仰貴顯矣而與其夫人俞氏一飯奉身清淨自活畢世眞如德生童子有德童女豈特

求於今爲鮮雖從古人中求亦無有也予閱其願文廣大堅固深切著明眞黑暗崖之火炬生死海之舟楫爲之序者淨慈禪師退然才中人而以大法爲已任如雪竇爲之跋者延平了翁立朝正色剛而有禮愈斥而愈忠如魯公皆表民之友也而三友者聯翩欲刪去予而自游普賢願海又可乎

跋李商老詩

予至石門杲禪出商老詩偈巨軸讀之茫然知此

道人蓋滑稽翰墨者也又欲入社作雲庵客試手說禪便吞雲門臨濟如虎生三日氣已食牛衲子譁曰甘露滅非錯下注脚

跋徐渼李三士詩

陳瑩中嘗問予南州近時人物之冠予以師川駒父商老爲言瑩中首肯之駒父戲効孟浩然作語如王謝家子弟風神步趨不能優劣商老和之如劉安王見上帝大言不遜豪氣未除獨師川有句

在暮山煙雨裏西洲落炤中未暇寫也

跋蘇子由與順老帖

子由每多疾病則學道宜多憂患則學佛宜常坐黨人兩謫高安多與山林有道者語知其爲排遣憂患者也順老予時拜之又吾雲庵賢之漓然流涕而書云

跋張七詩

玉不可種也而孝之至則種玉亦生泉不可呼也

而忠之至則呼泉亦洌虎不可使令也而有德者役以橐經乙不可教誨也而有義者致其同室予觀兩張之詩引物連類折之以至理而秀傑之氣不沒讀之使人一唱三歎豈筆端有口之徒歟

跋高臺仁禪師所蓄子宣詩

曆公以功業著詩律傳者少自廢放山林間與衲子遊其語便爾清熟此柳子厚所謂詩人以窮乃工殆非虛語

跋道鄉居士詩

道鄉以說禪口談醫國法門雷霆一世初非以詩鳴也而此詩句句有法益其胷次如春之益蚤著物成容今既已矣萬人何贖哉儼師題于衡山之麓

跋鄒志完詩乃其子德久書

道鄉文章種性自然如五色鳳此詩乃浴天池時容光也其雛筆法已能追蹤山谷之氣讀之令人

想見蹇驢風帽如宗武扶子美醉吟詩也

跋四君子帖

秦少游舌頭無骨王定國察見淵魚山谷口業猶在道鄉習氣不除華光不語如雷

跋呂鎮公詩

右惠炤院見太師鎮國呂公留題一首深清雄麗有愛君報國之志時公方尉新昌實生太尉吉甫以道德爲神考所敬與舒王上下議論遂參大政

文章翰墨雷霆一時福祿壽考逮事三朝天下學者宗之爺李邵以高才博學爲南鄭幕門侯吏而其子固爲東漢名臣豈所謂隱德報應不身嘗之而及其子孫者乎予於太師鎮國公亦云

跋李豸弔東坡文

東坡以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殁於常州時錢濟明侍其傍白曰端明平生學佛此日如何坡曰此語亦不受遂化李豸爲文以弔之曰道大

難名才高衆忌皇天后土知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載英靈之氣士大夫稱其詞該而美今錄以示常道人亦可以舉似山中諸道友也

跋養直可師唱和眞隱詩

予久不見養直時時想見其墮憤醉時忽閱此詩如行野渡春色中雖盎盎醇醲然終有一種清絕氣味可上人語迅快如漱磵夜泉響埽窗春霧空不類菜肚阿師語仲伯連璧士也而皆友吾舅中

傳曰觀其所以游因以知其爲人吾於吳中亦云

跋養直詩

宣和三年三月予遷居水西南臺寺初六日顛風攪林東軒小寢俄大雨起步脩廊復坐頹然昏睡南州道崇難者持此軸來隱几讀之如觀飛蒐頓塵追風赴日也然其詩詞所及皆予故人而予亦嘗落憫憐中葢方竄海外時帖也咎曾魯公問予曰蘇養直聞齒少而詩老恨未識之子見其詩否

予曰李太白詩語帶煙霞肺腑纏錦繡以予觀養直之詩逮又過之魯公駭予此論今數詩惜公不見以驗前語耳

跋謝無逸詩

臨川謝無逸布衣而名重搢紳於書無所不讀於文無所不能而尤工於詩黃魯直閱其與老仲元詩曰老鳳垂頭噤不語枯木查牙噪春鳥大驚曰張晁流也陳瑩中閱其贈普安禪師詩曰老師登

堂撾大鼓是中那容嗇夫喋歎息曰計其魁傑不減張晁也二詩於無逸集中未爲絕唱而陳黃已絕倒無餘憎其未多見之耳然無逸又喜論列而氣長詩尚造語而工置於文潛補之集中東坡不能辯文章如良金美玉自有定價殆非虛語也予方以罪謫海外無逸適過廬山見吾弟超然熟視久之意折曰吾此生復能見覺範乎語不成聲乃背去後三年予幸蒙恩北還而無逸乃棄予而先

焉因與超然對榻夜語及之不自覺淚殷枕也嗚呼無逸東隣有寧生者二十餘以鏤刻爲菩薩像每過無逸恬退趨去俄游京師以其役得將仕郎而還華裾細馬閭里聚觀無逸出門值之爲避路門弟子爲不懌累月嗚呼無逸有出世之才年未五十一命不沾殞傾大命曾東隣寧木工之不若嗟乎憎哉

跋無盡居士帖

無盡登庸百僚畏讋坐政事堂德長於兩府諸公自劉中書吳門下皆昆弟畜之觀其退歸山林與衲子游書詞諄諄不翅如骨肉然賢者莫不怪之安知此老人以法爲親乎龍安炤公倚公之風遂託名不朽其亦老贊公盧玉川希上人之流亞也耶

跋蔡子因詩書三則

歐陽文忠公嘗非笑肥字而誇杜子美獨貴瘦硬

東坡作詩曰杜陵論書貴瘦硬此論未工吾不平豐妍瘦容各有態飛燕玉環誰敢憎子因此帖可謂豐妍者也觀其俊氣橫逸不受富貴羈勒之韻宜從古人中求宣和元年十月八日臨川臞上人出以爲示便覺神魄飛越於鐵甕城之下瓜洲杳靄之間

文章天下第一數東坡子因蔡氏子弟而飲食夢寐以之其種性妙非習俗所能移使東坡而在見

子因當不減張曲江之與李泌也

予久不見夢蝶偶得此詩湘西山水間時松風盤空林月滉蕩如顧虎頭對劉瑾展其画像也

跋李商老大書雲庵偈二則

商老以大父事雲庵以伯父事天寧則予蓋其叔父也仰山曰東院師叔若在惠寂不到寂寞商老寂子後身也然甘露滅固未死而商老與其弟未嘗不啼飢其大言以詬罵魔佛高自許可蓋習氣

也

近世要人達官其氣焰摩層霄而門可附而炙手者不翅百千然其語言翰墨人見之皆如拒頑百姓見催租文引恚視之不棄擲幸矣商老灌園修水之上而筆畫一出人爭傳寶以相矜誇吾是知道德無貧賤也覺慈生一十年去年從余而知有商老偶出所畜一軸見嬉喜而書其尾且以雪道向無知之恥云

跋韓子蒼帖後

蘇東坡伯仲文章之妙無媿相如子雲而其見道之大全則楊馬瞠若乎後子蒼文字師法蘇氏西蜀後來之駿也讀其問炤公向上一路後炤未見訓語予爲代之曰不辭向汝道只恐撞見劉幽求大帽壓耳手提油子蒼他日見之定是無語

跋太師試筆帖二首

此帖骨氣深穩姿媚橫生其得意時筆也不然何

其如行雲流水之閒暇也予臥痁逾月偶閱之覺痁不辭而去乃知檄愈頭風非虛語耳

予觀太師楚國公之書骨含富貴積學之至神氣葢人然付其姪以寶公詩其外護欲傳之子孫爲無窮家法也

跋公衮帖

見蛇鬬而筆法進聞雞聲而遂能神東坡以謂寧有存法與神于胷中而能學書者乎予觀公衮行

草既不用法亦不祈其神娓娓意盡則止耳

跋三學士帖

秦少游張文潛晁无咎元祐間俱在館中與黃魯直居四學士而東坡方爲翰林一時文物之盛自漢唐以來未有也宣和四年七月太希先倒骨董箱得此三帖讀之爲流涕嗚呼世間寧復有此等人物耶

跋蘭亭記并詩

宣和四年夏彌月不雨稻田龜兆出予晨興垂頭坐西齋方與造物者游而廚丁聿來告米竭予作白眼久之希先送此軸來索跋欣然見王子敬諸君子忘其廚丁廚丁求與決予曰當以三筏用事正不必逼人也

跋荆公元長元度三帖

予兒時劇於隣家見壁間有詩曰是非不到釣魚處榮辱常隨騎馬人今日見此三帖偶憶前句

跋百牛圖

畫工能爲神鬼之狀使人動心駭目者以其無常形無常形可以欺世也然未始以爲貴唯犬馬牛虎有常形有常形故画者難工世之人見其似則莫不貴之画牛之法徑寸者不刷毛子觀此圖非特入法凡百尾喜怒俯仰小大伏立趨並浮鼻荷痒盡其情狀意非畫師殆高人韻士以寓其逸想耳予老住江村而比道林嶽麓之富其牛每以谷

量日夕蓋拾礫追逐叱叱於田畝之中厭飫矣而全美乃以此軸爲示何哉予以湘西之雲塢爲畫笥則全美必以此圖爲作

跋周廷秀訓唱詩

宣和二年初吉日予送客松下淺丘縱望廷秀一髯男子但是時湘西雪盡衆峯蒼然我與廷秀皆是画圖廷秀袖出與張公訓唱之詞讀之便覺與衆峯爭秀豈其媿從聚落中來故以此句彈壓清

境耳

跋順濟王記

東坡爺自定武謫英州夜宿分風浦三鼓矣發運司知有後命遣五百人來奪舟東坡曰乞夜櫓及星江就聚落買舟可乎使者許諾卽默禱順濟王曰軾往來江湖之上三十年王於軾爲故人故人之失所當哀憐之達旦至星江出陸至豫章則吾事濟矣不然復見使至則當露寢浦溆言未卒風

掠耳篙師升颿颿飽炊未及熟已渡楊瀾泊豫章日亭午鳴呼順濟之威靈爲江湖之益者不可悉數獨分風送東坡南去此心日月不能老也其英特之風不減李逢吉禮陸宣公也

跋李成德宮詞

唐人工詩者多喜爲宮詞天階夜月涼於水臥看牽牛織女星玉容不及寒鴉色猶帶朝陽日影來世稱絕唱以予觀之此特記恩遇疎絕之意於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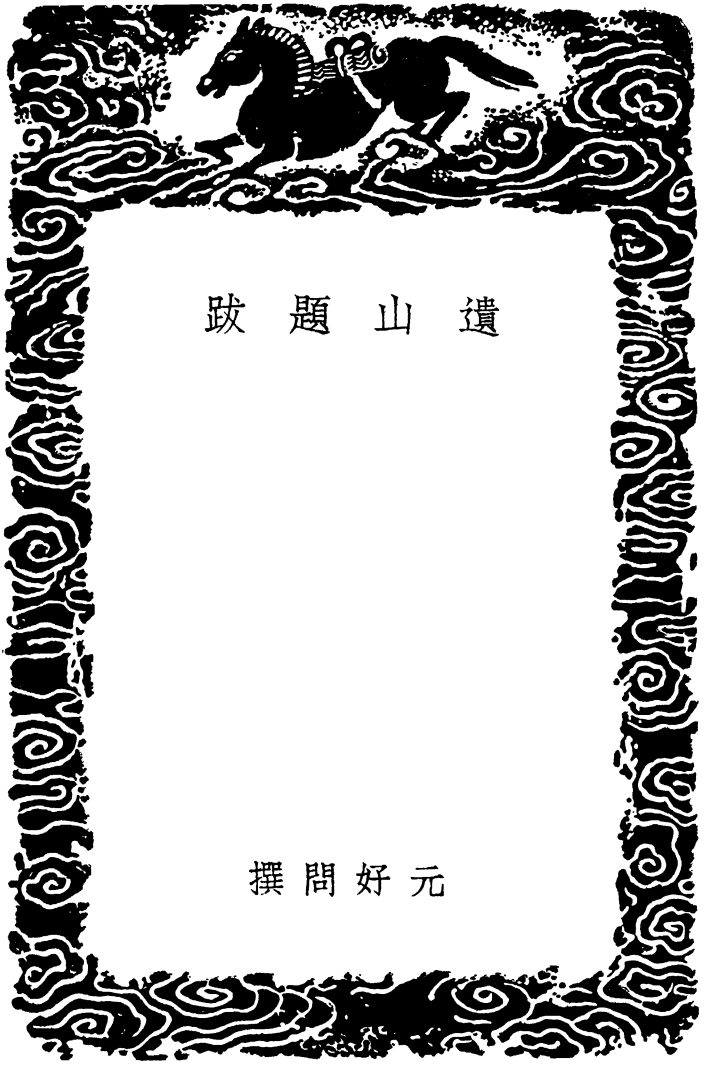
遠不言之中非能摸寫大平藻節萬物讀成德所作一百篇知前人之未工也其收拾道山絳闕之春色刻畫玉樓金屋之情狀使海山瀕海之人讀之如近至尊非其才當世何以治此上元日題

宋僧能工詩文者不少輒有所附托以名天下如惠勤因歐陽永叔道潛因蘇子瞻秘演因石曼卿雲丘因陸放翁祖可因徐師川長吉因林和靖不得盡錄皆非能特立者也求

如雷霆發聲萬國春曉者惟洪覺範一人而已謝無逸稱其得自在三昧於雲菴老人故能游戲翰墨場中呻吟罄欬皆成文章陳瑩中喻其如山川之有飛雲草木之有華滋于道初不相妨未知覺公下一註腳否客有謂予輯蘇黃黁陸諸家題跋不應置此佛門吏遷予亦不暇深辨戲畣云西園雅集凡十有六人皆名動四夷之雄豪倘未得圓通大師

披裘裳坐蒲團而說無生論不令一坐無色邪客亦首肎而去然笠澤老人嘗云此卷不應攜至長安逆旅中亦不許貴人席帽金絡馬傳呼入省而觀海隅毛晉識

石門題跋卷之二　終



遺山題跋

元好問撰

本館據奇晉齋叢書本影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遺山題跋

遺山題跋

金元好問裕之撰
平湖陸烜晦廬訂

跋國朝名公書

任南麓書如老法家斷獄網密文峻不免嚴而少恩使之治京兆亦當不在趙張三王之下黃山書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不可以衣冠禮樂束縛遠而望之知其爲風塵表物黃華書如東晉名流往

徃以風流自命如封胡羯末猶有蘊藉可觀閑閑公書如本色頭陀學至無學橫說豎說無非般若百年以來以書名者多不媿古人宇文大學叔通王禮部無競蔡丞相伯堅父子吳深州彥高高待制子文耳目所接見行輩相後先爲一時任南麓趙黃山趙禮部龐都運才卿史集賢季宏王都勾清卿許司諫道眞爲一時龐許且置若黨承旨正書八分閑閑以爲百年以來無與比者篆字則李

陽冰以後一人郭忠恕徐常侍不論今卷中諸公書皆備而竹溪獨見遺正如鄴中賓客應劉徐阮皆天下之選使坐無陳思王則亦不得不爲西園清夜惜也歲甲午三月二十有三日書

題楝軒九歌遺音大字後

胙國公詩筆圓美字畫清健南渡以後楊趙諸公無不歎賞有不待言者公家所藏名畫當中秘十分之二客至相與展玩品第高下至於筆虛筆實

前人不言之秘皆纖悉道之故時人推畫中有鑒裁者唯公與麗都運才卿李治中平甫三二人而已予意公畫亦必入品而世未嘗見葢詩與畫同源豈有工於彼而不工於此者如前所書九歌遺音謂非李思訓著色趙大年小景可乎九歌遺音易曲山繭東山蒼檜千章竹萬竿嶺頭雲自閒杏花殘欲春闌立玉峯前水一灣鷗飛落照間正大三年季春二十三日爲松庵書

跋閑閑自書樂善堂詩

人皆有兩足不踐荆棘地人皆有兩手不劘虎兕
齒如何身與心擇善不如是從善如登天從惡如
棄屣而於趨舍乖知之不審耳盜跖膾人肝顏子
一瓢水均爲一塞塵誰先百世祀較其得失間奚
翅千萬里所以賢達人去彼而取此道脉時雋永
世味不染指作詩銘吾堂兼以勗諸已閑閑公此
詩爲他人作而皆公日用之實古人謂有德者必
有言又曰立言踐行公無媿焉今日見公必盡口

其辭旨不覺斂衽生敬公嘗爲襄城廟學作省齋銘云言有非耶行有違耶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耶銘不滿二十言而於三省之義委曲備盡可以一唱而三歎惜今世不傳因附於此癸丑六月吉日門生河東元某謹書

跋二張相帖

二張皆人豪不應以責文士者責之書粗記姓名已爲過望況工妙如此耶

跋蘇黃帖

蘇黃翰墨片言隻字皆未名之寶百不爲多一不爲少尙計少作耶

跋松庵馮丈書

士大夫有天下重名然其詩筆字畫大有不能稱副者閑閑公有言以人品取字畫其失自歐公始如吾松庵丈詩筆字畫皆不減古人以人品取之歐公之言亦不爲過必有能辨之者

跋蘇叔黨帖

叔黨文筆雄贍殊有鳳毛坡嘗云海外無以自娛過子每作文一篇輒喜數日蘇氏父子昆弟文派若不相遠俗子乃疑黃樓賦坡亦嘗辨之颶風賦亦謂非坡不能作不然亦當增入筆點竄之也風俗薄惡如此文賦且不論至如叔黨此帖其得意處豈亦坡代書耶可以發一笑也閏月十八日書

跋東坡和淵明飲酒詩後

東坡和陶氣象祇是坡詩如云三杯洗戰國一斗消强秦淵明決不能辦此獨恨空杯亦嘗持之句與論無絃琴者自相矛盾別一詩云二子眞我客不醉亦陶然此爲佳丙辰秋八月十二日題

跋蘇氏父子墨帖

次公字畫端愿而靖深類其爲人小坡筆意稍縱放然終不能改家法杞國節士八大字某不能識其妙處故不敢妄論甲寅閏月十有七日同覺師

太中清涼僧舍敬覽

題許汾陽詩後

眼醫許太丞彥清示其從祖汾陽君山水圖詩語意高妙而其字畫與明昌辭人龍岡黃華黃山諸公各自名家世尤寶惜之其子右司諫道眞亦以能書稱今以汾陽筆法較之父子如出一手生平亦嘗見蔡大學安世大丞相伯堅滁州使君伯正甫三世傳字學雖明眼人亦不能辨前輩守家法

蓋如此汾陽守澤州日戒子云婁相任唾面周廟貴緘口寸陰大禹惜三命考甫走吾河東人至今傳誦之司諫在貞祐興定間直言極諫與陳公正叔齊名時號陳許父子名流在中朝百餘年少有似者而彥清承其後何其幸耶彥清隱於技者三十年技既高又所至以良善稱謂之稱其家蓋無媿也此詩渠家靑氈其寶秘之當令後人知世德之所自云丙辰夏六月二十一日晚進河東元某

謹書

毛氏家訓後跋語

渭南君避地中方正卿方從事洛陽之西樞君手書戒敕以公清廉正不昧神理爲言內翰王君伯輿述之備矣某向在汴梁婦翁提舉以宗盟之故與君通譜牒相好善已數十年矣兩君資稟高亮略相彷彿言行之間有不期合而合者提舉馳驛方城御史以私憤橫造飛語遂陷詔獄一憤而不

復振無所告語書與渭南叙述始末終之以許國之誠唯天地神祇可知朝廷雖復知誣染亦無爲昭雪之者此書正卿亦嘗見示因得并渭南手筆紬繹之私竊慨歎東坡有言人無所不至唯天不容僞王辰之亂侯王家世之舊忠賢名士之裔不顚仆於草野則流離於道路者多矣大名毛氏將絕而復續稍微而更熾河潤九里澤及中表孰謂不有以啟之吾知中方執筆之際渭南之子孫弟

姪固已安居於雞水之上矣已酉冬某自燕還幕府館客勤甚公夫人于姨也獲覩世德名氏敢以蕪辭繼於王內翰之後十一月二十六日姪壻河東元某敬祼書

跋張仲可東阿鄉賢記

東阿進士張仲可以鄉先生平章政事壽國張公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高公平章政事蕭國侯公而下由文階而進者凡二十有三人既列其姓

名刻之石又謄寫別本以示同志僕意以爲壽公初諫立元妃李氏再諫山東軍括地以爲得軍心而失民心其禍有不可勝言者言旣不聽卽致相印而歸風節凜凜當代名臣無出其右者蕭公行臺東平威惠並舉山東父老焚香迎拜有太平宰相之目承旨公之死節雖古人無以加雖不見於金石孰不敬而仰之自餘二十人不見行事徒記爵里僕竊以爲未盡何則追述先賢鄉里後生實

任其責柳子厚先友紀近世名臣言行録有例也至於大縣萬家歷承平百年之久風化之所涵養名節之所勸激一介之士時命不偶齎志下泉以與草木同腐者亦何可勝數誠使見之紀録如汝南先賢襄陽耆舊以垂示永久此例獨不可援乎仲可名家子有志於學故敢以相告見賈丈顯之嘗試問之以爲如何歲丁巳夏五月二十六日河東人元某謹書

跋紫微劉尊師山水

山水家李成范寬之後郭熙爲高品熙筆老而不衰山谷詩有郭熙雖老眼猶明之句記熙年八十餘時畫也近世太原張公佐山間風雨有入神之妙年八十六乃終平生遺蹟河東徃徃有之公佐之後得紫微劉尊師尊師愛畫山水晚得郭熙平遠四幅愛而學之自是畫筆大進今年九十有七爲門弟子邵抱質作春雲出谷湖天清畫干崖秋

氣雪滿羣山殊有典刑抱質請予題記因爲書之此翁定襄人童丱入道道行高潔而遂於玄學吾夫子謂人之生也直者於茲見之予恐後人閱翁此筆但與郭熙公佐論優劣而不知其道行如此玄學如此故表出之歲癸丑冬十月旦郡人元某記

題學易先生劉斯立詩帖後

學易先生詩絕似東坡和陶不應入江西派閑閑

之論定矣此詩予初到崧山時曾見之能得其意而不能記其辭搜訪一十年北渡後將還太原過東郡乃復見之鄉人王清卿家愛之深而不見之久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故喜爲之書予家唐劉長卿詩學易堂舊物是先生手所較本題云壬午六月就夏英公孫儀公家本校之字畫楚楚如唐人書盤谷序又儀真令諱蹟者皇統宰相宣叔之父是先生昆弟行有詩文二冊號南榮集宣叔録之

以備遺忘亂後唯予家有之然則予於學易劉氏豈世之所謂緣熟者耶戊戌八月六日謹書

跋龍岡書柳子厚獨覺一詩

龍岡此卷大字學東坡而稍有斂束故步仍在末後四行二十二字如行雲流水自有奇趣唯其在有意無意之間如出兩手耳

題閑閑書赤壁賦後

夏口之戰古今喜稱道之東坡赤壁詞殆戲以周

即自況也詞纔百許字而江山人物無復餘蘊宜其爲樂府絕唱閑閑公乃以仙語追和之非特詞氣放逸絕去翰墨畦逕其字畫亦無媿也辛亥夏五月以事來太原借宿大悲僧舍田侯秀實出此軸見示閑閑七十有四以壬辰歲下世今此十二日其諱日也感念疇昔悵然久之因題其後赤壁武元眞所畫門生元某書

附錄

故物譜

予家所藏書宋元祐以前物也法書則唐人筆迹及五代寫本爲多畫有學范許郭諸人高品就中薛稷六鶴最爲超絶先大父銅山府君官汲縣時官賣宣和內府物也銅碌兩小山以酒沃之青翠可摘府君部役時物也風字大硯先東巖君教授鄉里時物也銅雀硯背有大錢一天祿一堅重緻密與石無異先隴城府君官冀州時物也貞祐丙

子之兵藏書壁間得存兵退予將奉先夫人南渡河舉而付之太原親舊家自餘雜書及先人手寫春秋三史莊子文選之等尙千餘冊并畫百軸載二鹿車自隨三硯則瘞之鄭村別墅是歲寓居三鄉其十月北兵破潼關避於女几之三潭比下山則焚蕩之餘蓋無幾矣今此數物多予南州所得或向時之遺也往在鄉里常侍諸父及兩兄燕談每及家所有書則必枚舉而問之如曰某書買於

某處所傳之何人藏之者幾何年則欣然志之今雖散亾其綴緝裝褙籤題印識猶夢寐見之詩有之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以予心忖度之知吾子孫却後當以不知吾今日之爲恨也或曰物之閱人多矣世之人玩於物而反爲物所玩貪多務取巧偷豪奪遺簪敗履惻然興懷者皆是也李文饒志平泉草木有後世毀一樹一石非吾子孫之語歐陽公至以庸愚處之至於法書名畫若桓玄之愛

玩王涯之固護非不爲數百年計然不旋踵已爲有大力者負之而趨我躬之不可必奚我後之卹哉予以爲不然三代鼎鐘其初出於聖人之制今其欵識故在不曰永用享則曰子子孫孫永寶用豈爲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於一物耶抑知其不能必爲我有而固欲必之也蓋自莊周列禦寇之說盛世之誕者遂以天地爲逆旅形骸爲外物雖聖哲之能事有不滿一笑者況外物之外

者乎雖然彼固有方內外之辯矣道不同不相爲謀使渠果能寒而忘衣饑而忘食以游於方之外雖眇萬物而空之猶有託焉爾如曰不然則僊物以致用守器以爲智惟得之有道傳之無媿斯可矣亦何必卽空以遺累矯情以趍達以取異於世耶乃作故物譜丙申八月二十有二日洛州元氏太原房某引

遺山使生於宋當与少游文潛並駕齊驅

以糠籩黃牲奇於之於鄰菩奚乃其題跋
數不相讓蓋小品易工也獨其故物譜記三代
鼎鐘之自晉于古卓後漢唐以後士皆
汩沒於祿古聖人之用心深遠哉以為迂而不
達矣抑知罷之久必思德之盛衰陂澤深厚
則家國必有餘慶而器之能守故殷之喜也
曰元子哉寶器以入周若周陋未衰則於子
問鼎而卒不可得後世以韓侯胄實似道嚴

予宜皆欽天下之慾以為有宜其不終朝而為
飄風浮雲之散也誠物是寶惟德是寶若
言雖小可以喻大梅谷陸煩識

遺山題跋終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文山題跋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D六一二三